

惊闻吴文俊恩师仙逝，噩耗传来，不胜悲痛！

吴先生的离世是中国科学界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学生的极大不幸。在 1978 年我通过了文革后中科院第一次全国统考，极为荣幸地被录取为吴先生的研究生。先生还推荐我出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又得到了诸多大师特别是陈省身先生的教诲。吴先生和师母对我一直悉心教诲呵护，对我恩重如山！

1986 年吴先生应邀在伯克利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演讲，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辉煌的数学史。先生发掘的中国古代数学成就源远流长，覆盖全面，可以计算，解决实用问题，一千多年都主导世界，远超西方，令中国人自豪。晚上先生和我促膝长谈，音容笑貌现在还历历在目。

从古今中外数学科技发展的研究，先生高瞻远瞩，早在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了计算机取代脑力劳动带来数学科技生活的第二次革命。今天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机器可以在游戏中打败顶级选手，甚至代替华尔街操盘手。

但是在实践中，至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人工智能只能够算，看书，听书，但不能读书——唯一的例外，就是先生的数学机械化，能让计算机读懂书：比如证明和发现极具挑战的几何定理，从开普勒定律自动推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先生严谨的开创性工作可以用来奠定当前人工智能所缺乏的理论基础。现在人们惊叹：机器比人“聪明”（蒸汽机比人畜“力大”）！以先生独到的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眼光，早三十多年前，他已经指出了第二次革命的长远未来：不仅仅是如何造“蒸汽机”，而是“飞机”和“火箭”的方法。

1985 年从伯克利毕业后，我在芝加哥大学教学的第二年主讲了一门前沿学科分析领域讨论班，来参加的有那里的拓扑领域的顶级权威教授。他们和来访的世界权威拓扑学家对先生的开创性工作都非常钦佩。如法国的 Rene Thom——先生的同窗，德国的 Albrecht Dold 都曾是先生的信徒。他们的成名之作都是建立在先生的划时代的工作之上。新中国成立先生马上放弃理想研究环境和世界领军地位毅然回国，显然，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先生完全

没有顾忌这对他个人在拓扑领域研究的影响。我把一份影印的书稿交给了 Dold 看。他一回德国马上就在他任主编的 Springer 出版社丛书出版了。我后来也没有寄原稿。

拓扑是深奥难懂的领域，四十年代初开始也是发展最迅猛的领域。先生在抗战后才开始入门，但是一年内就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然后迅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十年动荡结束后，先生致力于数学机械化时，连计算机都没有，也还是迅速取得了突破，开创了人工智能全新领域。先生的超人天赋，洞察力，毅力和彪炳史册的成就都让世人敬仰。先生淡泊，为人高尚，为祖国和科学而献身，将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先生对我们的教诲都将永远铭刻在心！